徒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為舉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捐善貿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梟亂之餘視唐所藏

存者百一古跡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錄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秘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每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輙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大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拓百本分遺官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或不能盡別由此觀

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於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柳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臨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拙而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後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熈修内司帖臨江戲魚堂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歷長沙帖劉丞相私第帖碑工

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州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帖最知名者要皆本此書之帖不喪此帖之澤也余因記得帖之由遂摭其本末著於篇是年八月大梁趙孟頫書

文衡山跋華氏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

世傳淳化帖為法帖之祖然傳刻蔓衍在宋已有三十二本其間刻搨工拙楮墨精粗雖互有得失而失

真多矣然淳化祖刻在當時已不易得劉潛夫嘗得
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千其重如此况後世乎前輩
辨此帖凡數條皆有証據今非但不可見雖見亦無
據以為辨矣無錫華中甫偶得舊刻六卷相傳為閣
本而銀錠摞痕隱然可驗楮墨既異字復豐腴至於
行數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同第六卷内宋人朱字
辨証五條筆蹟精妙類蘓書但其間有黄辨等字疑
為黄長睿長睿宣政間人出坡公之後不宜引以為

據也然予考長睿所著法帖辨與此又似不同豈别一人也寡淺無識不敢自信謾記如此然此帖要非尋常傳刻本也　第七卷朱書辨證十一條　第八卷無朱書　第九卷無朱書

文衡山跋華氏續收淳化祖石刻法帖三卷

余生六十年閱淳化帖不知其幾然莫有過華君中甫所藏六卷者嘗為考訂定為古本無疑而中甫顧以不全為恨余謂淳化抵今五百餘年屢更兵燹一

行數字皆足藏玩況六卷乎嘉靖庚辰兒子嘉偶於鬻書人處獲見三卷亟報中甫以厚直購得之非獨卷數適合而紙墨刻搨與行間朱書辨證亦無不同蓋原是一帖不知何緣分析相去幾時卒復合而為一豈有神物周旋於其間哉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自跋其後謂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拙皆為淳化舊刻然則公所得固非一類也豈若此本散而復合殆猶豐城之劍有不偶然者誠希世

所傳若譜系所載不可盡見其所見者皆尋常不足
道淳熙之際復摹入石謂之修內司帖葢以閣本不
可復得也況今世哉中甫先得六卷刻搨之工世所
罕見其六七卷中朱書評皆蘇長公筆且有銀錠痕
可據每嘆其奇妙謂他帖終不可續二十年後復得
三卷朱書印章悉出原本莫不驚異神物終合中甫
實愛不在子固蘭亭之下中甫視天下之物舉不足
以移其所好其所藏法書真蹟若通天進帖顏書朱

巨川誥劉中使帖皆世之奇寶余每造其真賞齋必
焚香盥手盡出以閲終日忘倦葢余與中甫忝為書
畫友每一見必各出所得所見輙相與較量自謂不
在海嶽仲永巨濟之下所謂功名皆一戲未覺負生
平者也今年癸卯秋九月因閲此帖見癸未歲所題
忽忽二十餘年字弱語稚因拆去而重題之　後學
文彭敬書
茂苑文嘉鑒定為淳化閣帖祖刻真本後三卷予得

劉次莊模淳化秘本

宋熈陵淳化閣本歷代法書以棗木刻置禁中大臣執政者即搨賜之此乃劉次莊模刻者復以楷書釋於後與舊刻相伯仲又在徽廟太清樓之前雖止存六卷是猶麒麟一毛虬龍片甲亦不易得也汝陽袁華題

檇李沈氏淳化閣帖

昔趙文敏於蘭亭帖有日減無日增之説誠以其贋

本之多故也子於淳化閣帖亦云何者淳化帖傳於世者贋本既多雖有真本多遇搨工不知用墨之妙而得其筆意者殊少此本凡四册蓋今兵部主事檇李沈涼公家藏之物不惟本得其真而且搨時用墨有法致筆意不失為世不多見者惟沈氏子孫其寶之哉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蕭山魏驥識

御賜官本閣帖

此先朝官本法帖賜侍書李郃者今歸蔡相家　宣

大觀帖拓於閣本既燬之後重出御府墨蹟勾填入石較閣帖眉高二寸有奇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主之者為蔡京前標後題皆京筆京事業不滿人意而書學視王著稍勝故所拓有一種雄桀之氣與潭絳諸本厭厭學步者不同婁東楊中秘叔蓰嘗遺余此帖云是汪象先物未知果否　佪水王精飲人識

太清樓帖

淳化閣帖化身為潭絳泉汝戲魚井闌往往不脫本

來面目獨太清樓帖乃遜功帝出秘府真蹟令劉無言輩摹勒登石無言妙於勢風韻尤勝人謂太清為淳化介弟毋亦陳氏二方難為伯季者耶大觀凡十卷太清復有後十二卷則秘閣續帖僅改其標目耳而益以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云弇人

絳帖

宋尚書郎潘師旦用淳化閣帖增入别帖重摹刻二十卷於絳州北墨北紙極有精彩比淳化本又高二

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
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謂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
得者多虎賁重儓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
之石理粗而刻工拙所謂鮑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
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樗今尚可搨也方衆甫汝誌
以汝舊有望嵩樓樓四壁皆帖石合嵌輶軒至輙搨
以攜去人患苦之後因樓燬有司乘此瘞之馬廐者
積數十年迷不知所向矣成化中廐既光怪馬數夜

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絶類開元孝經陳
思王詩及鶺雀賦亦然黄伯思辨其為李懷琳贋本
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襄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尚有雪溪堂帖為王庭筠所刻寶晋齋帖為曹曰
新所刻
東書堂帖
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為主而秘
閣續帖亦時有刪取至宋太宗以後蘇黄米蔡諸家

所自叙頗夸詡墨蹟之盛而所見寥寥乃爾也

真賞齋帖

帖三卷第一為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沈啟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弟唐以來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竇臮賦述肩吾懷瓘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覩真蹟自晉而止無漢魏者寳章待詔諸録亦不言太傅此為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墓田少異余嘗評之小法少六楷法少

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右軍表生帖妙甚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篆籀隸分法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擫磔之異種種可翫沈啟南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雙鉤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書亦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世貞

此即唐人所進萬歲通天帖而首益以鍾書耳項孟

小法顔書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者度人護心經如匹銅雀遺瓦令人寶愛豈惟翰墨已耶第二卷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諸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禄幷餘蹟縱横妙境雖再經摹勒回睼一閱諸蹟喪氣李懐琳偽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湯文二跋亦詳縟可喜

第三卷顏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熳之趣行押之妙一至於此意比草稿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痛欝浡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國柱流吏楷耳懷素千文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郭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目以散僧入聖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

暢坡公語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之
外取態韻叟存故事耳惟顛米九帖煜煜光彩射人
趙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
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
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畧相當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
下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
范希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

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
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
南宋人誤寘此中
第六卷為南宋名人書如于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
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誤耳米敷文陸秘監之
奇逸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
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即之大擅臨池惡札之驪
垂此行押差未敗者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國儒林

國禎千秋尚新豈在書乎葉少藴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搆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七卷為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秀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糾糾風骨必仁亦瀟洒可念虞仁壽札似傷佻康里巎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末語得之巎又言吳興日可作萬字儂可三萬字恐無此理

趙彦徵周景遠吴興之僊孟揭曼卿碩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繼縱長袖豈為丹青所擕借耶以俟鑒者

第八卷為吴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遒媚清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凈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黄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

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璲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顏米筆詹孟舉叙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偎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為街縻所苦未甚馳驟然跳足差少稹期舉舉出藍之能沈學士一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述謂沈大理毬鞠少年危帽輕衫然然哉徐武

功是米書之傈浮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
臺是吳興之局促者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
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裏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
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為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枻
歌嘗從文嘉所見真蹟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以
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為書石者
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評

國初至考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悉汝弼其所揚
扢皆當味其徵托固欲與吳興狎主齊盟矣畫法做
章草不能造徵亦自不俗
此王元美先生所跋為停雲初搨本後入孫過庭
譜增毛澤民李端叔王定國諸家其兩宋人倒置
者改正焉王肯堂太史云近世盛行長洲文氏停
雲館帖皆作待詔父子手腳而小楷尤為失真之
極不特晉法書亡即褚虞歐顏筆意蕩然無遺矣

吾友董玄宰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即雙鉤林
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有梁秀閱
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浩以丹秀以赭是唐末賞鑒
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
相家實藏侍中國壻丞相子也
淳化中太宗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中十卷内
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
尾御書親跋二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

王渙之飲於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末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褾破爛無存模晉帖上反安冠簪上古玉軸余尋擊擲棗軸池中拆玉軸王渙之加糊共裝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為一卷上有竇蒙審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橫搨遂全暈過後歸王詵家分為三帖品云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實此帖而反害之也李瑋

云亦購於王氏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蹟乃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云云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禹玉家後有王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亦多跋後為章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价請未至是帖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故不能大勝停雲也玄宰書家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吴用卿餘

清齋帖下甚可惜也此論與弇州俱為得之　珂玉
識

帖之尠佳刻正為此也今據所知取其盛有名者彚次為卷以便考質其所未知者闕之俟來者為補正焉

澄清堂帖　家損菴先生筆麈云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同年王行孝所藏澄清堂帖十餘卷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宛然後余在翰林有骨董持一卷視董玄宰玄宰絶叫以為奇特遂鉤摹數十行附戲鴻堂帖末無復筆意後跋以為賀監手摹南唐李氏所

刻按東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葢南唐後主李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玄宰誤以十七帖為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為澄清堂也按邢子愿侗來禽館集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以為是南唐官拓賀監手摹清潤天授品列昇元上本朝孫北海承澤閒者軒帖考亦云賀季真手摹誤處皆同玄宰

按筆麈云於同年王行孝處見澄清堂帖十餘卷

淳化秘閣法帖　歐陽修集古録云太宗皇帝時嘗遣

使購募前賢真蹟雜為法帖十卷鏤板藏之每有大

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

御府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

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　米芾寶晉

英光集云太宗皇帝留意翰墨嘗借王氏所收書以

集閣帖十卷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熈陵出御府所

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釐為十卷各於

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
旨模勒上石
此以閣帖為從真蹟摹勒
吳郡陸友仁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
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
前當為法帖之祖　邢侗來禽館集云昇元帖是南
唐徐鉉所摹緣在淳化前故名為祖帖余家有澄清
堂帖是竪竹簾紙墨色黯淡古香拂鼻昇鐫手於轉使

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須麋宛然計知徹亦曾見此
二本以資近昇元乃模采為多致傷肥重　李日華
云淳化帖以南唐建業文房帖為祖而稍損益之建
業帖李主重光所為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淳
化所益一二由侍書王著裁入是以長睿元章多有
彈擊　汪仲嘉云淳化帖即翻刻昇元帖
此又以昇元帖為閣帖祖本
劉跋暇日記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模勒上

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模勒校對無差
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
作十卷為板本而石本後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
二卷
此又以保大刻帖為淳化祖帖按昇元帖前賢稱
者不一孫北海曽見宋時翻本有賈秋壑印保大
刻帖從無言及者惟劉跂暇日記有之然其言又
鑿鑿可據如此載陶南村輟耕録姑存其説以俟

鑒者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巳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

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高平范仲淹

第五卷東坡張文潛姜白石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

太學博士陳士元蘇舜欽陳題云氏正祖石刻第七

卷陳簡齋題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

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

八卷蘇頌張舜民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

二日賜畢士安籤題云淳化祖石刻

此以淳化祖帖為石刻

陶南村輟耕録云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鑲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故趙希鵠洞天清録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不汚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卷録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歟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

列言人人殊何所可據以為定乎歐陽公去宋初不遠板之存亡已不可辨何況今日僕以臆斷竊謂太宗既出內府所藏命侍書王著模刻更復購募前賢真蹟命集成十卷王著識見不精真偽莫辨遂以南唐倣書數十種參錯其間遂至玉石不分淆譌千古昧者乃云原本昇元昇元帖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決不至如王侍書草率或其間亦有采自昇元者見者遂目昇元為祖本耳輟

耕録所載劉衎卿祖石之説竊謂淳化本無石刻
諸公誤以初搨賜本為祖石實則棗木本耳所謂
祖石即昇元帖也帖後篆款既云奉聖旨模勒上
石諸公因之故亦以初搨為祖石也歐陽公集古
録云太宗購募前賢真蹟鏤板藏之王柏淳化帖
記亦有鏤版中禁之語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
版墨百本分遺宫僚多木横裂紋其為版本的然
無疑矣

黄伯思法帖刊誤云余備員秘館因彚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凾中盡一手倣書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各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冩葢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辭語自書之耳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倣書葢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模也王著不悟其非採其名雜載真帖間可勝嘆哉　曾宏父云閣帖其原得自江左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模是謂倣書藏之秘閣

題云御府法帖板本掌於御書院歲久板有横裂紋

魏王好書嘗從先帝借歸邸中模數百本又刻板本

藏之模搨鐫刻皆用國工不可復辨北海云書法甚

工張爾唯以為蔡君謨筆二王者魏王也

按此則魏王府既借板墨百本又更刻一本并祖

刻為二本矣

續閣帖　曾惇石刻鋪叙云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

午秘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刋前代遺墨入石有旨

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模寫者待詔邵彰上其事者祕書少監鄧洵武孫諤也首卷晉唐帝后書二卷三卷悉王羲之書四又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筆五又所書黄庭經樂毅論蘭亭叙六又其家寶章集七乃晉索靖所書月儀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帖後則無名人帖九則李懷琳書嵇叔夜絶交書末卷唐無名人所書月儀

大觀帖　石刻鋪叙云大觀初𡚁宗視淳化帖石已皴
裂且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跡更定彚次併武帝一
帖合於西晉武帝後擇七卷後右軍帖内誤入智永
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段併而歸一及躋晉
宣於晉武之上之類使先後次叙不紊逮名臣帖亦
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刻石太清樓下此正國朝
盛時盡出真蹟臨摹定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
翻刊京雖驕吝字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勝於

淳化明矣

按徽宗既以淳化標題多誤出御府所藏墨蹟命龍大淵等更定彙次今閲大觀究不能正其紕繆别其真僞其駁正者不及十之一仍舊者尚過十之九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安在其為勝淳化乎法帖譜系云大觀中奉旨出内府真跡命龍大淵等更定位次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標題皆蔡京所書

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靖
康之禍新舊二刻皆淪異地有自榷場中來者已磨
去亮字矣
此所謂亮字不全本也但磨去亮字右曲脚以避
金主亮之諱非全磨去亮字也
太清樓帖　曹士冕云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
存而真跡皆藏御府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
重刻太清樓而參入奇跡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

因名曰太清樓帖　法帖譜系注云按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今所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為一

太清樓續帖即續閣帖　法帖譜系云徽宗既刻大觀帖十卷又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為太清樓續帖

紹興國子監帖　法帖譜系云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

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盖打金銀箔者也故
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邇來碑
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隐然為銀錠㯭
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内司帖　法帖譜系云淳熈間奉旨刻石禁中
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熈
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聖旨模勒
上石

帖於臨江又別刻二王府帖自述釋文之誤

以上皆臨江派

潭帖　曹士冕云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城者以爲炮石無一存者紹興間第三次重模失眞遠矣

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匀但形

月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歷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録　洪邁容齋隨筆云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葢希白所鐫最為善本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

作詩至多有庾徐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
見之第四卷云吴道子始見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
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
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
子敬遠甚止可比羊欣耳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
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深源也耶第八卷云希
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模
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庾

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此帖今存余家　石刻鋪叙云容齋隨筆云坡仙遺墨今藏其家但二卷郗愔書第三帖何以斷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者於此殆不可曉今長沙帖間不存希白臨摹歲月或云土人又私翻木板有紋可辨
劉丞相私第本　法帖譜系云劉丞相既刻法帖於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余頃在九江見

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比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法帖譜系云舊刻毀於欝攸之變中與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刻損闕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長沙別本　法帖譜系云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余隨侍馬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於

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三山木板本　法帖譜系云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

板本葢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刋勒卷帙規模皆同今

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按此則孫北海以長沙新本即三山木本葢誤

廬陵蕭氏本　法帖譜系云右法帖十卷用十干為號

崇寧五年蕭公編紀其畧云皇祐中先伯父太博作

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兖國劉公摹刻未畢

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
刓缺大半令續完之以藏於家葢用潭帖刻也慶元
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蜀本　法帖譜系云余頃得一帖凡數卷於蜀中次序
先後髙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
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
模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
姑附見於此

以上皆潭派

絳帖　王佐云宋尚書潘師旦以淳化閣帖增入别帖重模刻二十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又高二字　曹士冕云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師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别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師旦尚哲宗秦國公主又名潘駙馬帖舜臣死二子析而

為二長者㒷官錢没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即東庫本 紹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原所刻本末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重所模者天淵矣 法帖譜系云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

模刻於家為别本以行於世而傳寫字轉多失然亦有可嘉者單炳文論絳帖至為精緻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令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所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缺右邊轉筆全不成字面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令之所見多非舊本

絳帖別本　王佐云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蒼頡秦漢及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顔魯公諸帖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陳繹曾云古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

失然駿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寶矣惜不完也

東庫帖

法帖譜系云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今好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

闕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
為別此又異於衆帖也
東庫別本　法帖譜系云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是
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邉轉筆益避逆亮諱
也亦名亮字不全本
新絳本　法帖譜系云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
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

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

北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法帖譜系云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邉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

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闕以成此書後列郡官名
銜徐澄齋云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濤刻法帖譜系云武陵郡齋板
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董其昌
云王伯所搨絳帖疑為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
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為弁
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復疑名
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為鼎州而武陵其附
邑城也乃定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

有重模本寶晉齋帖宋曹之格模刻在諸帖中最下為星鳳之子王麟堂帖汴人吳琚居父摹刻羣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蹟最多後亦有宋人書至今有潘氏淳化閣帖乃潘九亮自模入石顧氏淳化閣帖乃顧仲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模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為詳確按潘顧二本皆以賈似道家所藏重摹而潘本瘦顧本肥餘刻玉泓館蘭亭郴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鐫宋本蘭亭後

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考閣帖者不可不知其支派也珊瑚網

玉麟堂帖　陳繹曾云汴人吴琚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

寳晉齋帖　閒者軒帖考云米老得謝公書及右軍破羌帖因名其齋曰寳晉此帖乃宋曹之格摹刻卷首標題篆書末有曹氏家藏真蹟識以大圖書字多元章所臨在諸帖中此為稍下

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幷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及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顔韓賀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下者也　黄伯思東觀餘論云頃在洛中見汝刻十二卷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特載之又珉玉間遷不能辨也此猶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幷以一帖省其文别爲帖語及强名者甚多

如以逸少帖春秋輙為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强為王行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强名為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强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强名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為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

郡事李中祐龕置廳壁政和五年取入內府

紹興米帖　紹興辛酉奉詔以米芾行草書勒石凡四卷明時板藏內府順治初廢為階砌今所存止一片有半余曽見之

荔枝樓帖　閒者軒帖考云陸放翁集前人筆札以嘉州石刻之置荔枝樓下又名宋法帖

鳳墅帖　閒者軒帖考云曽季貍宏父刻石鳳山書院前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曽云本朝聖君

名臣真筆目所見者刻之自成一家又於人之賢奸
各分品類自謂可以續通鑑
賜書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宋宣獻綬刻於山陽金鄉
首載古鍾鼎欵識最精但二王帖詮釋未盡
甲秀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
世多未見後繼以宋名人書
百一帖　閒者軒帖考云王晏叟卿模刻前人謂其筆意
清遒雅有勝趣

真卿刑部尚書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顔真卿太

子太師告身一通後有宋至和二年蔡襄跋嘉定乙

亥留元刚刻石

世綵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泉州知府常性於洪武四

年以淳化閣帖翻刻郡庠從閣帖祖本模刻上可追

媲潭絳宣德中取入内府如近年顧本潘本皆不及

之

馬蹄帖　陳㮕仁泉南雜記云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

狩遺於泉州已而刻石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皆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

徐澄齋以此本即為泉帖按泉帖以宣德間取入內府不復流落人間然其搨本往往見之此帖向亦嘗見二三本石刻粗燥字畫枯瘦且石多破碎政與泉本不同當是兩刻世多目為蘭州本

肅府帖　徐澄齋法帖考云萬歷四十三年乙夘秋八月九日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　肅

世子識鋐跋云太祖分封我莊祖於甘蘭錫以宋人淳化法帖珍藏内庫至憲王恐我子孫各王府不徧及且無以公海内乃延温張二士摹勒上石未竟而薨至於辛酉六月始竣事模勒之工先後七年新舊二本不爽毫髪

東府堂帖　閲者軒帖考云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模上石共十卷以淳化為主參以祕閣續帖及増入宋元人書　王元美云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

遂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葢摹筆至使古人之跡

屈而從手其於蘭亭亦然

寶賢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晉靖王為世子時刻石以

閣絳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蹟凡

十卷　王元美云此帖行欵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

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

停雲館帖　閒者軒帖考云文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

又能自鐫刻嘉靖中摹勒舊跡及近時名筆共十二

肥

餘清齋帖　新安吴太學用卿以所藏眞蹟模勒餘清齋正帖十六卷續帖八卷刻極精詳惜是板本不免猶有斧鑿痕跡

鬱岡齋帖　吾宗損菴先生摹勒凡十卷上自鍾王下迄於蘇米蒼深不及停雲而秀潤過之故當遠出戲鴻之上十卷木石參半木半今已蠹損不全石猶完好今俱入質庫運去徽州矣

戲鴻堂帖　董思白以平生所見真跡勒成一十六卷惜刻手粗惡字字失真爲古今刻帖中第一惡札

快雪堂帖　涿州馮銓所摹凡六卷以爲得右軍快雪帖真跡因以名其帖刻法秀潤故盛有名於時然乏昔人蒼深之韻吾鄉周文東會稱爲天畫神鏤過語也

右古今法帖考所引諸説載於前者已十之八九兹不憚重録者欲存考正之意爾惟絳帖及新絳

本下各失寫一條其絳帖者則法帖譜系語新絳本者則石刻鋪敘語俱見於前故不復補備焉

乾隆御覽之寶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六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